

行吟集

行 吟 集

Xing Yin Ji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61,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16}$ 插页3

1990年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5016-0075-9/I·76 定价 2.00 元

目 次

战斗的南非诗人布鲁特斯(代序)	(1)
-----------------------	-------

早 期 诗 作

“我是行吟诗人，在全国漫游”	(3)
“我们总算幸存下来”	(4)
“花儿正在凋谢”	(6)
“世界上钢铁的魔王”	(7)
“阳光如流水”	(8)
“雨后的阳光照射在碎石堆上”	(9)
“时光啊，普通的光光”	(11)
水土流失：特兰斯凯	(12)
在一次葬礼上	(13)
夜歌：城市	(14)
“声音又开始响起来”	(15)
“同仇共恨丰富了我们的爱情 和我们自己”	(16)
“你那面影令人难忘”	(17)
为一个死去的非洲人而作	(19)

“没有，我并没有悲愁满腔”	(20)
在这个国度里	(21)
轻柔的细雨飘洒	(23)
我没有因为爱就诅咒你	(24)
卢图利	(25)
“柔和的黄绿色的光亮”	(26)
“上次在你各地游荡、欢宴”	(27)
破坏：一九六二年	(28)
暴民	(29)
乘火车旅行	(31)
在路上	(32)

铁窗诗笈

“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35)
“寒冷”	(37)
致玛莎的信(选七首)	(38)
附言(选五首)	(47)
在岛上(选四首)	(50)
夜晚	(53)
我一度简直成了狱中的文身女郎	(54)
在他们剥夺了我那夜晚的时候	(55)
“锻炼自己，面对现实”	(57)
“我们的国家”	(58)
“还是让我来说吧”	(59)

域外情思

“头上，只有天空”	(65)
“玫瑰花开似火烧”	(67)
“我是树”	(68)
“从我昔日的言行，我看到”	(69)
“难道我们应该踏着伤痕斑斑的草地”	(70)
“身陷悲痛的丛林”	(71)
“沮丧折磨着我的心房”	(72)
“流亡已八年”	(73)
“在这里”	(74)
“时光荏苒”	(75)
“我年轻世界的景色啊”	(76)
“我是流亡者”	(77)
“我死之后”	(78)
“只有在喀士巴”	(79)
“勇士的家乡”	(80)
“你有你的隐痛”	(81)
忍耐是人的最大美德	(83)
我的心儿何时——	(84)
执着的希望	(85)
我愿成为漫游世界的行吟诗人	(86)
在世界的我这个地方	(87)
非洲的灵魂是什么？	(89)

闲暇时刻	(90)
人们关心的事情	(91)
停一停	(92)
犹如星光下的精灵	(94)
沙佩维尔	(96)
科马蒂普特	(98)
我是个叛逆者，自由是我的事业	(101)
胜利即将来临	(102)

中 国 诗 抄

中国的景色(选三首).....	(105)
北京组诗(选四首).....	(106)
八达岭：长城(选十一首).....	(108)
白杨组诗(三首).....	(111)
个人组诗(选三首).....	(112)
杂咏(选二首).....	(113)

早期诗作

1935年

我是行吟诗人，在全国漫游，
满怀热情把八方四域探求。
活动比休息远为舒适，
我深情地探察那隐秘的林藪。

我嘲笑那些不准探访和走动的人。
我喜欢把意志磨练，
就在遭到种族主义者逮捕后判处死期的时候。
我愿意象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样刚直，永不低头。

在去国之前，我如痴如狂地边唱边走。
在爱人眼里，我是横遭迫害的囚徒。
追逼和缉拿使我心神难宁，
巡捕的手卡断我的公务如同揪断一根失劲的线头。
——装饰我前胸的不是女人的垂青，
而是一个箭头形火印^①的憧憧暗影。

① 监狱当局给“政治犯”打的火印。

我们总算幸存下来，
脉脉温情虽遭磨难，
却没有凋零。

搜寻可疑行迹的探照灯光，
掠过我们空旷、无遮掩的住地。

严厉的法西斯禁令和戒律，
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落到头上就是一场灾难。

警察的长靴踹着油漆剥落的门扉。

但我们总算幸存下来，
经受了分离、褫夺和损伤。

巡逻兵在漆黑的夜色中游荡，
喊叫着威胁我们生存的话语。

最残酷无情的是，
我们的整个国土布满恐怖的伤痕，
整个国土给糟践得令人厌恶；
我们被迫分离；
我们的全部激情都在消失。

但我们总算幸存下来。

花儿正在凋谢，
夏天的叶子日趋葱茏。
枝条光秃秃的树木，
呈现出秋天似的风姿，
优雅和朴实相互交织，
这表明春去夏至。
在这种赤裸健美的姿色中，
新的希望的信息依稀可见，
这希望肯定不只是春天的萌动，
其含义也不仅是夏天的硕果累累压枝。

世界上钢铁的魔王，
比任何野兽都可怕；
野兽可以收买、驯服，
它却张开硕大的嘴巴要把我吞下。

象芭蕾舞演员一样轻捷，
象蝴蝶一样孱弱，
我巧妙而谨慎地躲闪，
免得遭受致命的宰割。

阳光如流水，
冲出花岗石般的白昼，
向昏黑的尘土上泼撒。

远方的光亮
形成一道道小瀑布，
照出妩媚可爱的人儿的面影，
在那遥远的地方。

雨后的阳光照射在碎石堆上。

我们遍体鳞伤，
我们确实需要将养，
这虽然并非我们的愿望。

长靴踩得我们骨碎神伤，
身上是汗与泪和在一起的泥浆，
——现在却披一身骤然射来的阳光。

——我们的筋骨也许会给太阳榨干，
但今后我们仍将歌唱，把最刻毒的报应宣讲。
复仇啊，向制造沙佩维尔惨案^①的刀枪。
现在，我们张开骄矜不语的嘴巴，
默然地祈祷，

① 1960年3月21日，南非黑人在沙佩维尔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种族主义政权颁布的“通行证法”，遭到残酷镇压，二百多人被打伤，七十多人被枪杀。

——苦痛稍减就谢忱满胸膛。

——犹如照射在这瓦砾上的雨后阳光。

时光啊，普通的光，
行使着它自己一贯的
谦和的纪律：
今天没做完的事，
因琐事种种而被遗忘。
这些琐事明天将它拍一下，
就丢进无人问津的废纸筐。

这些事啊，这些脓疮，
没人医治，没人照看，
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
每天都在流血，
在水涨流急的冲击下，
必将噼啪一声
把这些纸糊的办事官员
全部炸成一滩血污。